

文白对照全译诸子百家集成

抱朴子·内篇

论语 孟子 老子 庄子 韩非子 管子 墨子
孙子兵法 孙臆兵法 吴子 尉繚子 鬼谷子
晏子春秋 列子 吕氏春秋 商君书
慎子 尹文子 公孙龙子 人物志 淮南子
论衡 盐铁论 潜夫论 风俗通义 荀子 山海经
搜神记 博物志 世说新语 传习录
近思录 梦溪笔谈

时代文艺出版社

《抱朴子》是东晋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所著的一部重要著作，全书共20卷，内容涉及道教理论、炼丹术、医药、政治、军事等方面。本书是《抱朴子》的节选本，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旨在帮助读者了解葛洪的思想和道教文化。

抱朴子·内篇

中华书局出版



文白对照全译诸子百家集成

抱朴子·内篇

晋·葛洪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导 读	(1)
畅 玄	(5)
论 仙	(9)
对 俗	(25)
金 丹	(37)
至 理	(62)
微 旨	(71)
塞 难	(82)
释 滞	(91)
道 意	(106)
明 本	(119)
仙 药	(127)
辨 问	(150)
极 言	(159)
勤 求	(170)
杂 应	(183)
黄 白	(197)
登 涉	(211)
地 真	(231)
遐 览	(238)
祛 惑	(249)

导 读

《抱朴子·内篇》是包括了丰富的道教哲学和科学技术内容的一部仙学名著，是晋代著名学者、道教大师葛洪撰写的。葛洪（284—363），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省）人，他的祖父葛系曾为吴国大鸿胪，父亲葛悌最初也在吴国做官，后来做晋朝的邵陵太守。葛洪虽出身贵族，但13岁丧父，家道中落。他自小好学，但求学的过程却十分艰难，自称：“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抱朴子·外篇自叙》），虽然如此，但凭着他的刻苦求学精神，居然读书近万卷，而且其中的许多篇章都能背下来。《晋书·葛洪传》称他：“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他虽以儒学知名，却“尤好神仙导养之法”，曾拜名道士郑隐为师，后又就学于南海太守鲍玄，终入罗浮山，炼丹终生。葛洪一生著述繁富，主要有《抱朴子》内外篇、《神仙传》、《隐逸传》、《肘后要急方》等等。其中《抱朴子·内篇》最能反映他的思想与追求。

《抱朴子·内篇》主要讲述修仙证道的道理，其基本内容包括神仙论、养生术、炼丹术。

该书共20卷，每卷一篇，每篇皆以二言为篇目。首篇以“畅玄”始，次为论仙、对俗、金丹、至理、微旨、塞难、释滞、道意、明本、仙药、辨问、极言、勤求、杂应、黄白、登涉、地真、遐览、至祛、惑终。

全书大抵言神仙长生之理，服饵药物之方，鬼怪变化及禳邪却祸之事。《自叙》称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此书首篇以“畅玄”名题，阐述“玄”、“道”、“一”的本体观念，并赋予宗教内容，认为玄是“自然之始祖”，“万殊之大宗”，而玄、道、一又相贯通；一具体表现为“真一”，是守之勿失的具体存在，所谓“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之要道也”。视其为道教理论的核心，又是道士修道成仙的重要准则。在“论仙”和“对俗”等篇中，主要阐述神仙的存在和成仙的可能。在“微旨”和“极言”等篇中，着重论述了学仙成道之法及种种禁忌。认为学仙方术中，惟内修和外养，才是至要道术，而外养又重于内修。在内修方面，“对俗”和“至理”诸篇中，系统地阐述了吐纳、胎息、

导引、行气之要旨；书中并对其他道术，举凡养生、医术、仙药、辟谷、房中、禁咒、符录等亦皆述其梗概。在儒道关系问题上，主张道本儒末，道高于儒。强调道者为万殊之源，儒者为大淳之流。儒道应相互为用，相辅相成。如“释滞”篇提出“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及其“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的内外两可，儒道双修的主张。在道教哲学方面，着重阐述了气生天地万物、形神关系、物类变化等命题，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的道家思想。

概括起来，《抱朴子·内篇》中载述了近10种养生方法，如行气、房中、导引、辟谷、服食、医药、佩符、符水等。另外，对于各种护生方术也有所涉猎，如登涉之道、隐沦之道、坚齿之道、聪耳之道、目明之道等等。这些方法直到现在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葛洪的养生学正是以气作为哲学根据，以形神合一为最高境界，以效法自然为手段，兼容众家之术，博采众长而形成的一种保养生命的学问。这部分内容在《抱朴子·内篇》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本书另一重要贡献是记载了有关科学技术内容的史料，主要见于“金丹”、“仙药”和“黄白”3篇。其中《金丹篇》中，整理了汉魏以来的炼丹菱及小饵丹方30余种。通过烧丹炼汞，认识了物质的升华、还原作用、置换现象、反应的可逆性等，积累了不少古化学知识。《仙药篇》中，主要是阐述植物性药物“五芝”（菌类植物）的作用。《黄白篇》专述黄金、白银的各种制作方法，并冶炼各种成分含量不同的铜、铅、镍等合金。其饵丹成仙的理论基础是“物活论”，认为草木埋之即腐，烧之成灰，服草木药犹可延年，况“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半天不配。故竭力主张服食金丹，以求长生成仙。所以此书对研究道教史和科学技术史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如我们前面所说，通贯《抱朴子·内篇》始终的核心思想是其仙道论，因此，如何成仙便是葛洪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葛洪认为养生术诚然有多种多样，然而成仙之路却只有一条，这便是服食金丹。由于合炼金丹需要以多种矿物质作为原材料，这样在书中他对这些矿物质的特性都作了记载，在晚年他还对古代流传下来的丹方亲自做了实验，并对实验的过程及结果都作了详细的记载。他的这些记述与当代化学的许多实验结果都能吻合，体现了我国古人的智慧。

不过葛洪的炼丹实验虽然体现了某种理性精神，但他炼丹的目的并非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而是要合炼出升仙大药。在这种虚幻的目标指导下，他的炼丹术也是理性与迷信、幻想与现实相互交织在一起，并不能与现代的化学同日而语。对于这一点，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以上我们对《抱朴子·内篇》一书的基本内容作了介绍，在此，有一点必

须特别说明，葛洪在书中阐述的生命哲学是用来论证成仙这一虚幻的目标，因此，其中虽然蕴含着合理的成份，但其追求的终极目标却是虚假的。相信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读者能以批判的态度对待。



畅玄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电驰。或倏烁而景逝，或飘漾而星流，或漾于渊澄，或雾霏而云浮。

“因兆类而有，托潜寂而为无。淪大幽而下沈，凌辰极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刚，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圆而不规。来焉莫见，往焉莫追。

“乾以之高，坤以之卑，云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鼓冶亿类，回旋四七，匠成草昧，譬策灵机，吹嘘四气，幽括冲默，舒阐粲尉，抑浊扬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与之不荣，夺之不

抱朴子说：“玄道是自然界的始祖，是一切事物、景象的祖先。它神秘莫测得渺渺茫茫，飘飘乎乎，所以被叫做‘微’；它遥远悠长得辽阔无边，绵绵莽莽，所以被称为‘妙’。它的崇高、伟大，好比帽子扣在天空的九霄之上；它的宽广、空旷就像是巨大的笼子环罩在八荒郊野之外。日月的光辉没有它明亮，闪电般飞驰没有它迅疾。它有时像影子似的浮动，闪烁出现；有时像流星疾行而飘移浮动；有时像深渊般的澄澈，特别的幽邃；有时又像云朵悠闲游玩，纷纷飞飞。

“它有‘有’与‘无’之说，如果依附在亿兆物类的上面，便呈现为‘有’，但如果是寄寓在深幽清静之中就会转化为‘无’。它沦陷到大幽国，就会继续往下沉沦；它超越北极星，就会继续向上游行移动。它的刚劲是坚硬的金石不能比拟的，它的轻柔是浓厚的露珠不能匹配的。说它是方的，却没办法用矩尺来衡量；说它是圆的，又不能用圆规来测度。它来去无影，来的时候看不见，去的时候也追不上。

“广大无边的天因为它显得高峻，广袤的大地因为它而显得低下，云彩因为它而浮动，霖雨因为它而下降。‘元一’因为它而孕育出来，‘两仪’因为它而铸造。它呼吸出原始，冶炼出万物，回转着星宿，制作出混沌；神妙的机关因为它而驾驭，四时的天气因它而鼓动，淡泊怡静的心志因它而囊括，鲜明醇厚之情因它而抒发出来。污浊的遏制，清明

瘁。故玄之所在，其乐不穷。玄之所去，器弊神逝。

“夫五声八音，清商流徽，损聪者也。鲜华艳采，或丽炳烂，伤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醇芳醴，乱性者也。冶容媚姿，铅华素质，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与为永。

“不知玄道者，虽顾盼为生杀之神器，唇吻为兴亡之关键，綺榭俯临乎云雨，藻室华绿以参差。组帐雾合，罗幃云离。西毛陈于间房，金觴华以交驰，清弦嘈赞以齐唱，郑舞纷绿以接地，哀箫鸣以凌霞，羽盖浮于涟漪，擷芳华于兰林之圃，弄红葩于积珠之池，登峻则望远以忘百忧，临深则俯揽以遗朝饥，入宴千门之煇煇，出驱朱轮之华仪。

的发扬，黄河的增减，渭水的损益都是它的功劳。它的添加，不会显得多余，它的耗损，也不会显得不足。给予它或者夺走它，都不会显得旺盛或憔悴。所以，凡是有玄道的地方，都充满着生机，充满着情趣，充满着快乐，充满着欢欣；凡是没有玄道的地方，都显得破烂不堪，神气精髓萎靡。

“各种声音、乐曲、音乐中的清新的商曲和流畅的徵调，好像是损害听力的罪魁祸首。富丽堂皇，光彩夺目的新奇的花纹与浓艳的色彩，好像是破坏视力的元凶。舒适的宴席，欢快的聚会，清澈的酒泉与馨香的玉液，就像是扰乱天性的毒药。妖娆的面貌，妩媚的身姿，化妆用的胭脂与白皙的丽质，好比砍伐生命的利锐的斧头。和得道之人保持永远的快乐的只有玄道。

“有些人虽然频频回首注目，但因为不懂得玄道的奥秘，也会冲撞冒犯惨死的机关；有些人互通语言，但因为不懂得玄道，也会触动失败死亡的扣钮。鲜艳美丽的高楼台榭俯视着云雨，装饰豪华的殿宇参差不齐地排列着。华丽漂亮的帷帐像是轻轻的云雾聚拢在一块，锦绣的罗幕好似白云笼罩。毛嫱与西施，空房守候；流光溢彩的金杯，有人纷纷到来。清心雅致的弦乐嘈杂又伴随着合唱，放纵的舞姿纷纷纭纭又低昂婉转。婉转哀怨低吟着的箫声，深入到红霞中；飘飘然的翠羽的帷盖，荡漾在碧水上。在积珠殿的湖池中玩赏火红的奇特而美丽的花朵，清弦喧闹像众人合唱，郑舞翩翩弯曲又漫长。到兰林宫的花园里采摘馥郁的花朵。往高处攀登，眺望远方的景色，能忘记很多的忧愁隐患；弯腰低看，采摘收集手边的花枝，用来充实早上的饥肠。到室内宴席聚会，上千的雕刻

过的门上光彩照人，炫目灿烂；出门坐着马车，彩车前仪仗威武严肃。

“所谓物极必反，快乐到了极点，悲伤就会聚集而来；充盈到了顶端，亏损必然随之而来。所以欢欣的歌曲结束时，哀叹就会顿时而发；欢乐的宴会完了时，心绪的悲凉就会生出。这是自然规律的趋势所造成的，就好像回音与呼叫，影子和身子相追随一样。欢乐愉悦原本属于虚无的假象并非真正的实体，所以当情境随着景物消失、变迁时，心中就会怅然若失。

“思索玄道的秘诀是：在内心领悟，在心灵外把持；善于运用它的人可以达到精神畅达，忘记并且失去它的人就会拘泥于形式。掌握了玄道的人显贵，便不用借助黄钺的威风。体会了玄道的人富有，不需要凭借贵重的财物物资。

“真正得道的人高高在上，不可接近，深奥不可了解。他能乘坐流动的光线，可以鞭策飞扬的虚影，凌驾上下四方，贯穿着整个浩瀚的宇宙；还能出自最高的地方，深入到最低的地方，经历过不着边际的门楣，在冥冥渺渺的郊野游荡。真正的得道者还能达到在模糊不清中逍遥，在渺渺茫茫中徜徉，吞咽日月的精华于云端，咀嚼四季的气息于丹霞。在无形无迹之中徘徊，在不见不闻之际邀翔；达到足登北斗七星，脚踏虹霓云霞的境界。

“那次一等的，是真正知足的人。真正知足的人能够隐居山林而不被世上的人所任用，怀藏才能隐遁山林。置身于破旧的茅舍，颐养着耿直冲天的浩气，收起娇贵柔弱的翅膀，处于卑小的地位。宁可用草绳作衣带，穿破烂的衣服，不肯用它来交换辉煌灿烂的龙袍。

“然乐极则哀集，至盈必有亏。故曲终则叹发，燕罢则心悲也。寔理势之攸召，犹影响之相归也。彼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遗也。

“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贵，不待黄钺之威。体之者富，不须难得之货。

“高不可登，深不可测。乘流光，策飞景，凌六虚，贯涵溶。出乎无上，入乎无下。经乎汗漫之门，游乎窈眇之野。逍遥恍惚之中，徜徉仿佛之表。咽九华于云端，咀六气于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略蜿蜒，践蹒旋玃，此得之者也。

“其次则真知足，知足者则能肥遁勿用，颐光山林。纡鸾龙之翼于细介之伍，养浩然之气于蓬荜之中。缁绁带索，不以贸龙章之晔晔也。负步杖屨，不以易结驷之駉駉也。藏

夜光于嵩岫，不受他山之攻。沈灵甲于玄渊，以违钻灼之灾。

“动息知止，无往不足。弃赫奕之朝华，避僨车之险路。吟啸苍崖之闲，而万物化为尘氛。怡颜丰柯之下，而朱户变为绳枢。握耒甫田，而魔节忽若执鞭。啜菽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

“泰尔有余欢于无为之场，忻然齐贵贱于不争之地。含醇守朴，无欲无忧，全真虚器，居平味澹。恢恢荡荡，与浑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与造化钧其符契。如暗如明，如浊如清，似迟而疾，似亏而盈。岂肯委尸祝之坐，释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无知之庖，舍绳墨而助伤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细琐，而为庸夫之忧乐。

“藐然不喜流俗之誉，坦尔不惧雷同之毁。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污其纯粹也。故穷富极贵，不足以诱之焉，其余何足以悦之乎？直刀沸镬，不足以劫之焉，谤谗何足以威之乎？常无心于众烦，而未始与物杂也。

用竹杖作手杖，背着沉重的物品行走，而不用它来交换来来往往的车辆。为了不接受其它山石的琢磨，在高大的山谷中收藏起夜光璧玉；为回避钻孔火烧的灾祸，而在幽深的渊潭沉匿灵龟的甲壳。

“动静都满足，任何事都会很顺利。抛开早晨片刻光彩照人的鲜花；躲避曾经翻倒过车辆的艰险道路。在茂盛的树林之下修身养性，冷眼观看豪门富户颓废；在青崖上面吟啸，静静观察世间万物都化为灰尘；在田地中慢慢耕耘，蔑视持符节的将帅为执鞭的仆从。用甘泉漱口，饮用芳香的茶水，把牛羊猪之类的好东西看成是粗劣的饭菜。

“在‘无为’的场合里泰然自若地享受快乐；在‘不争’的心境中怡然自乐地混同贵贱。蕴翕醇厚，保守朴素，不存欲念，没有烦恼，保持真实，淡漠外物，平庸居外，体味淡泊。坦坦荡荡，浩浩茫茫，与浑然的宇宙一样天然，与自然的化育达成默契。像是昏暗，又像是明亮；似乎混沌，似乎又澄清，看似迟缓，却又迅速；看去亏损，却又充盈。不肯超越职分，放弃清闲的尸祝身份，代替厨子下厨房；哪肯舍弃绳墨撤下高大的木匠地位，导致手指受到伤害。不因为功名利禄的琐碎小事，就产生了凡夫俗子般的庸俗的喜怒哀乐。

“坦然面对众人的诋毁，傲然反对世俗的称誉；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可以玷污他的纯洁胸襟，也没有什么身外之物可以扰乱他的高尚情操。显赫的权贵与极度的富有不能诱惑他，难道其他的名利能使他喜悦吗？沸腾的鼎镬与锐利的刀刃威胁不了他，难道谗言与诽谤又能引起他的不安吗？他从来把各种烦恼忧愁之事抛弃出心头，从来没有与外物混

杂过。

“至于庸俗者所干的趋炎附势的勾当如拿着隋侯的宝珠去打野雀，为获取车马舔秦王的痔疮；为掏鸟窝爬上枯朽的枝条，在湍急的吕梁抓鱼虾；早上自称是孤道寡者的门客，晚上就成为狐狸山鸟的同流。栋梁折断，鼎打翻了食物撒在地上，船只倾覆就会沉溺海底，一蹶不振。这些正是通明达理的人所感到心寒和可悲的事情。

“所以，修养极高的人还能使《韶》《夏》之类的音乐沉默，暗藏了有文彩的柱子。另外，修养极高的人就像鸿雁振动着它的健康的翅膀在昆仑王城的废墟上，不需要为了自卫而口衔芦苇。就像蛰龙在没有用途的地方隐藏起它的鳞角，没有必要为了防备而依恃洞穴。对下来说，他没有高高在上的呼叫，对上来说，他没有身处顶端的懊悔。因为玄道实在空阔，所以没有人了解这种境界！”

论 仙

或问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虽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毕见焉。虽稟极聪，而有声者不可尽闻焉。虽有太章竖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虽有禹益齐谐之智，而所尝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万物云云，何所不有，况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为无之？”

有人问：“神仙永远存活在世上不死，这可能吗？”抱朴子回答说：“即使有最好的视力，要将有形物体——看清也是不可能的；虽然听力最好，但要想把有声的音响完全听到也是不可能的；尽管拥有像太章、竖亥的敏捷的双脚，但没走过的地方也比曾经践踏过的地方广；虽然拥有像禹、益、齐谐的智慧，但不了解的还是比已经知道的东西多。世界万物，无奇不有，更何况得道成仙的人，已经说过很多很多了，所以长生不死的道术，难道会没有吗？”

于是问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圣，弃疾良平之智，端婴随邴之辩，贵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

“徒闻有先霜而枯瘁，当夏而雕青，含穗而不秀，未实而萎零，未闻有享于万年之寿，久视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学不求仙，言不语怪，杜彼异端，守此自然，推龟鹤于别类，以死生为朝暮也。”

“夫苦心约己，以行无益之事，镂冰雕朽，终无必成之功。未若据匡世之高策，招当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纡，玄牡龙蹄，华毂易步趋，鼎鍊代耒耜，不亦美哉？”

“每思诗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证，无为握无形之风，捕难执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弃荣华而涉苦困，释甚易而攻至难，有似丧者之逐游女，必有两失之悔，单张之信偏见，将速内外之祸也。”

“夫班狄不能削瓦石为芒

于是，问话的人觉得荒谬怪诞而笑着说：“凡是有生就会有死，有存就会有亡。即使圣人三皇、五帝、孔子、周公；智者稷弃，穉里子、张良、陈平；辩才端木赐、晏婴、随何、酈食其；勇士孟贲、夏育、五丁之类的人，都会死，死亡是人之常理，是人生旅途的最后归宿。”

“我听说有一种植物霜露还没到就枯萎了，正值夏季就落叶，孕育了秸穗却不开花，还没有结果就凋零了，但没有听说过人的寿命能达到万年，能长生不老。所以古时的人相信这种自然规律，做学问时不刻意追求成仙之道，谈话不宣传光怪陆离的事，堵塞邪门歪理，相信自然规律把灵龟仙鹤排列为异类，把生存视为早晨，把死亡看成傍晚。”

“充分施展纠正世道的高明的正确的计策，带给当代盛大的福份享受，使自己的紫绶青绶挂满金印沉甸甸地下垂，黑色的雄性牺牲像龙一样被安置，步行被华美的车辆代替，农耕被鼎中的美食取代，以苦苦地追求约束自己，去干好比刻镂冰块、雕刻枯枝朽木那些毫无益处的事最后一定不能成功更美好。”

“因为每一次想起诗人在《甫田》中对于“志大心劳”的挖苦，认真思考圣人孔子在《论语》中有关于“人皆有死”的议论，所以就认为不必要去捕风捉影了，追求没有条件可能得到的东西，踏上根本达不到的征途，丢掉荣华富贵的生活去体验贫穷困苦的日子，放掉了摆在面前的成就去攻克难度极高的目标。就像追逐女人于桑间，一定会有两面失策的懊悔，又像是张毅趋附势力，单豹修身养性，都要招来自身与自身之外的灾难。”

“不可能办到的事，即使是鬼神妖怪也很

针，政治不能铸铅锡为干将。故不可为者，虽鬼神不能为也；不可成者，虽天地不能成也。世间亦安得奇方，能使当老者复少，而应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螭蛄之命，令有历纪之寿，养朝菌之荣，使累晦朔之积，不亦谬乎？愿加九思，不运速复焉。”

抱朴子答曰：“夫聪之所去，则震雷不能使之闻，明之所弃，则三光不能使之见，岂辘轳之音细，而丽天之景微哉？而聾聵谓之无声焉，瞽者谓之无物焉。又况管弦之和音，山龙之绮縠，安能赏克谐之雅韵，睚眦之鳞藻哉？故聾瞽在乎形器，则不信丰隆之与玄象矣。而况物有微于此者乎？暗昧滞乎心神，则不信有周孔子在昔矣。况告之以神仙之道乎？”

“夫存亡终始，诚是大体。其异同参差，或然或否，变化万品，奇怪无方，物是事非，本钧末乖，未可一也。

“夫言始者必有终者多矣，混而齐之，非通理矣。

“谓夏必长，而荠麦枯

难办到，不可能做成的事情，就是天和地也办不成，鲁班、墨翟没能把石块削刻成细针，铅锡没有被欧冶子铸锻成宝剑就是例子。人世间难道有什么奇特的方法药剂，可以让人返老还童，死而复生吗？先生想让螭蛄的性命延长超过三百天，养育朝菌的繁茂，使它的性命度过一整天是很荒谬的。希望你多加思考，早日知迷而返！”

抱朴子回答说：“如果人的视力丧失了，那么他就看不到日月星辰，如果人的听力丧失了，那么他就听不到震耳欲聋的雷鸣声。这些难道都是因为日月星辰的光芒太弱，轰隆的雷霆声太小了吗？然而，瞎子因为自身的缺陷认为民间没有光明，聋子因为自身的残疾而认为民间没有雷声，他们怎么能欣赏那有鲜艳的图案和山图龙纹的绮丽璀璨，有和谐的雅乐与管弦乐曲的和奏音响。所以说瞎子只留意可以触摸的有形物体，不会相信日月星辰；聋子只注重可以见到的具体事物，而不会相信雷霆霹雳，何况有比这更细微的事物呢？不会相信昔日有周公和孔子是因为蒙昧愚笨阻塞了理智，更何况拿神仙的道术相告知呢？”

“事物有开始必然有终了，有生存就有死亡，这是大的趋势，但是当中的共同点与差异处参差不齐，有的这样，有的那样，千变万化，千奇百怪；物类相似的，表现却不同，物类根本相同的，枝末却又相背，不能一概而论。

“至于说有开始就有结束，确实是普遍的现象，如果把所有的事物都看成一模一样，就会相互混淆，就不是通达之理了。

“大家都说万物必定在夏天里生长，必定

焉。谓冬必雕，而竹柏茂焉。谓始必终，而天地无穷焉。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存焉。盛阳宜暑，而夏天未必无凉日也。极阴宜寒，而严冬未必无暂温也。

“百川东注，而有北流之活活。坤道至静，而或震动而崩弛。水性纯冷，而有温谷之汤泉；火体宜炽，而有萧丘之寒焰；重类应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轻物当浮，而牂柯有沈羽之流。万殊之类，不可以一概断之，正如此也久矣。

“有生最灵，莫过乎人。贵性之物，宜必钧一。而其贤愚邪正，好丑修短，清浊贞淫，缓急迟速，趋舍所尚，耳目所欲，其为不同，已有天壤之觉，冰炭之乖矣。何独怪仙者之异，不与凡人皆死乎？

“若谓受气皆有一定，则雉之为蜃，雀之为蛤，壤虫假翼，川蛙翻飞，水虢为蛉，苻苓为蛆，田鼠为鴽，腐草为萤，鼯之为虎，蛇之为龙，皆不然乎？

“若谓人禀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赋命，无有彼此，则牛哀成虎，楚姬为鼯，枝离为

在冬天里凋谢，但荠麦却在夏天枯萎，竹柏却在冬季里丰盛；都说有开始必有终了，有生存必有死亡，但天地却是无穷无尽的，灵龟、仙鹤却是长生不死的。盛夏是炎热的，严冬是寒冷的，但夏天里也有凉爽的时候，冬天里也有稍许的温暖。

“世间万物的种类，不能用一种标准来判断，事物的复杂就是这样，而且从古就有。如上千条的江河从东流到海，然而却有往北的潺潺流水；按理说大地本应属安静，但有时却因为地震而崩塌脱落。水的特性本来是寒冷的，然而却有温泉；火的质地本属炽热，但萧丘的火焰却是冷的；重的东西应该往下沉溺，但南海却存在飘浮着石头的山岗；轻的物体应该浮起，但牂牁却有的流能沉下羽毛。

“有生命的动物之中没有比人更聪明伶俐的。拥有生命力的人类本应该相同，但是，人们的聪明、笨拙、邪僻、正派，美丽、丑陋、苗条、粗短、明净、肮脏、贞节、淫荡、缓慢、迅速、迟钝、敏捷、归附与舍弃等等所崇尚的，眼睛与耳朵所可欲追求的，其间已经有了天空和土壤，寒冰与炭火般的差别。那为什么独独怀疑仙人的特异正是不会与常人一样死亡呢？

“如果禀性都有一定的规律，那么野鸡变成大蛤蟆、鸟雀变成蛤蜊，树中的壤虫能靠翅膀飞翔，河里的青蛙变成了鹤鹑并且飞腾，水蜚变成了蜻蜓，苻苓变成马陆，田鼠变成鹤鹑鸟，腐草变成萤火虫，鼯变成虎，蛇变成龙，不都是事实吗？

“如果说人类不同于凡俗的动物，一直禀受着纯正的天性，并且上天给予人类以生命，就不会薄彼厚此，那么公牛哀号变成了老虎，

柳，秦女为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寿，殇子之夭，其可故哉？苟有不同，则其异有何限乎？

“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而浅识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间不见仙人，便云天下必无此事。夫目之所曾见，当何足言哉？”

“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诣老戴天，而无知其上，终身履地，而莫识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寿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况乎神仙之远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浅之耳目，以断微妙之有无，岂不悲哉？”

“设有哲人大才，嘉遁勿用，翳景掩藻，废伪去欲，执太璞于至醇之中，遗末务孟流俗之外，世人犹眇能甄别，或莫造志行于无名之表，得精神于陋形之里，岂况仙人殊趣异路。

楚国的老妇人变成了大鼃，枝离叔的胳膊肘上长出柳树，秦国的女子变成了石头，死者能够复生，男女相互变性，殷代贤大夫老彭的寿命很长，还是小孩时就死了，是怎么回事呢？既然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别，那么这种差异又有什么限制呢？

“仙人可以不生病，不受外界祸患的侵入，既能长生不死，又能青春永驻，是因为他们用药物滋养生命，用法术延长寿命，如果能有养生的方法，就不会是一件难事。然而有些人见识浅短，拘泥世俗、墨守常规，认为仙人在世间是见不到的，还断说天下没有这样的事。凡夫俗子肉眼看到的东西，是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的。

“天地间无边无际，其间奇奇怪怪的事物，是有限度的。人们从出生到死亡一直是头顶天，脚踩地，却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拥有自己的形体，可也没有人知道自身的心理怎么会这样的原因；人的寿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没有人能知道自己能活到多少岁，更何况通达物理、拜求成仙的幽深玄妙呢？依照自己粗浅的见识去判断世界万物细微玄妙的道理的有无，难道不是很悲哀的吗？”

“假如有人才能出众，睿智且通情达理，符合世道隐退世间而不被世人所用。炫目的光芒和华丽美妙的文饰被他们隐藏，人为的努力被废除，私心杂念被抛弃，在最醇厚的环境中植入最淳朴的品质，把细琐繁杂的事务遗弃于世俗之外，很少能被世上的人鉴别，没有人培养超世的志向是在缺乏名声的环境下，得到脱俗的精神是在鄙陋的形容里，更何况神仙和普通的人民志趣完全不同，道路相差很远？